

书海一瓢

用文学纪念地震灾难——秦岭的小说集《透明的废墟》

□范藻

10年前,中国发生了震惊中外的“5·12”汶川大地震,10年后的今天,作家秦岭的小说集《透明的废墟》再版,我想,这不止是一次以文学名义对地震灾难10周年的纪念。在历史的长河里,10年不过一瞬,但在人类生命的流程里,10年却显得真切而又漫长。时至今日,小说如何表现灾难是值得反思的时候了。

作为我国第一部以汶川地震为题材的小说集,《透明的废墟》收入了秦岭自2008年以来在《中国作家》《小说月报》(原创版)《作品》《广州文艺》等杂志陆续发表的5部中篇小说,首次结集出版是在2016年,也就是汶川地震6周年。小说集一经问世就引起强烈反响,并被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纳入全国“农家书屋”,被多家媒体列进“好书榜”,天津作协还举办了“秦岭地震题材小说研讨会”。10年后的今天重读这本小说集,我们依然为作者在社会学、生命学、哲学、伦理学层面的思考深深震撼,它和同类题材的报告文学、散文、诗歌完全不同,它充分发挥了小说“再造现实”的虚构功能,“杂取人物”的组合手段和“夸张变形”的想象作用。它像10年后兀立于我们眼前的凸透镜、显微镜和多棱镜,让我们观察到了10年内外的万般世相。

一是像凸透镜一样对人性真实的透视。汶川地震曾在短期内催生过大量的报告文学、散文、诗歌等文学作品,而它们其中的绝大多数之所以很快湮没于岁月,是因为多以对地震现场的描摹、对故人的追念和救灾事迹为表现内容,疏于对真实人性的深刻揭示,而秦岭的小

说却把视角深入了人类心灵的纵深地带。《心震》借助婚外恋的视角,揭示了灾难时刻一男两女在情爱与性爱上复杂而真实的情感世界和人性选择。《阴阳界》用一位游走在人间与阴间的老人袁峁田的独特经历,告诉人们只有通过阴阳两个世界的对比,才能看清人的真面貌。“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在生死攸关的时刻,平时包裹森严的心灵世界和面具人格被一层层褪下伪装,呈现出贪生与惧死、血亲与伦常、真爱与虚情等诸多复杂、多变、深邃的情状。每一组人物群像,都是高贵与卑鄙、善良与邪恶、伟大与渺小的复合体。人性的本相借助于灾难得到全面凸显,这是秦岭的地震题材小说最值得称道的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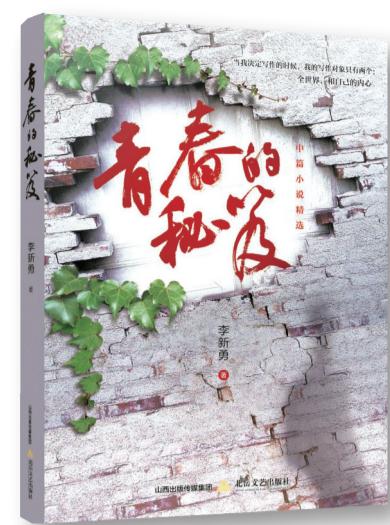
二是像显微镜一样对纷繁现实的聚焦。我们不得不佩服秦岭刻画人物、调动场景和构织事件的能力,尤其是当他把笔触直接指向灾难时,谁能想到那些凡俗生活中的零散与松弛、细微与庸常、随意与偶然,会和生死、命运、未来联系在一起呢?《透明的废墟》借用一处坍塌后的狭小空间,以一个濒临死亡的婴孩为纽带,将社会各色人等在这个绝境里聚集起来,再现了他们往日的纯真与猜忌、社会的纷繁与复杂。《流淌在祖院的时光》把一家三代在震前、震中和震后的生都聚焦在“奶奶”的祖院,并以乡下祖院的祥和洁净来映衬城里别墅的喧嚣龌龊。显微镜下看似一大堆日子里的陈芝麻、烂麻子、老账单和婆婆妈妈式的闲言碎语,实则是血淋淋、赤裸裸灾难时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我们借助于这样

的显微镜窥视到的,恰恰是我们自己真实的生活原色。

三是像多棱镜一样对开掘生活的艺术创新。用小说形式表现灾难,最容易犯预设现实环境、绑架灾难故事、归纳悲情生活的低级错误,而秦岭的思考显然在跳出灾难审视整个社会,在他眼里,地震灾难的偶然性、突发性、惨烈性与人性和情感的某种必然性、客观性和复杂性既是相对的,又是统一的,这种多棱镜式的主要开掘和判断,使小说极富美学的创意和艺术的张力。比如,作者将地震后昏暗的楼群“废墟”写成“透明”的现实世界,把见证已婚夫妇隐秘情感的“相思树”看做真实心灵的另一种警示,把被地震戕害的爱情写成比灾难还要惨烈的“心震”,把人死后的阴间世界当做反观人间现实世界的另一个生活现场。小说集传统的“变形”、“倒置”和新潮的“拼贴”、“穿越”于一体,彰显了其他文学形式难以企及的写实魅力和综合效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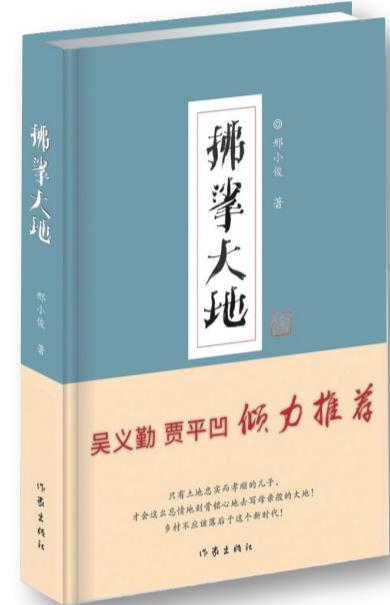
灾难文学至今是中国当下文学的软肋,尚未形成创作规模和相应的关注度,而秦岭的地震题材小说能够逆势而上,在10年里持续思考,并为我国灾难文学提供了全新的表现方法和路径,既有美学的深度、历史的厚度和现实的广度,更有艺术的精度,非常值得深入研究。在我看来,小说集《透明的废墟》既是对汶川地震10周年的纪念,也是对秦岭地震题材10年叙写的一次总结。我国是一个自然灾害频繁的国度,我们热切期待更多的作家像秦岭那样关注灾难题材,因为,关注灾难,就是关注我们自己的日子和未来。

桃李天下



李新勇

为鲁迅文学院第十五届高研班学员,其中篇小说集《青春的秘笈》近日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小说集收录了作者近年刊发在《小说选刊》《小说月报原创版》《上海文学》等刊物上的6部中篇小说,全书25万字。小说关注普通人的命运,关注社会的发展和现实的变迁和断裂,故事跌宕、叙述流畅、语言生动,兼具可读性和思想性。



□王文静

刘建东的中篇小说集《黑眼睛》收入他近年来创作的4篇以师徒故事为表达对象的中篇小说:《阅读与欣赏》《卡斯特罗》《完美的焊缝》《黑眼睛》,自此“师徒系列”亮相文坛。4部中篇小说都以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大型国有工厂为时代背景,抽取了“师傅与徒弟”这一组感情亲密却伦理秩序分明、传承经验却面临价值挑战的人物关系。他们站在各自的世界,对于现实与理想、忠诚与背叛、良知与救赎等命题不断指认,为人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提供了全新的观照视角,为文学史呈现了新的文学景观,贡献了新的文学形象。

寻找人们的精神成长足迹,成为小说集《黑眼睛》的集中意旨,而光明就消隐在约定俗成的世俗观念和师徒伦理之中,这仿佛无边的穹顶或灰霾的笼罩,给人性蒙上一层暗影,在字里行间氤氲而来。

《阅读与欣赏》中的师傅冯荃衣在没有爱情和孩子的婚姻之外恣意享乐,引起身为文学青年的徒弟“我”的反感和恼怒,即便她后来一改风流成为名副其实的“柳嫂大王”,也无法培养出一个技术上响当当的徒弟。她只能是“我”的读者和支持者,不仅为“我”买来《小说月报》,还需要在夜里穿上红裙子敲响唐厂长的门来完成“我”调动工作的心愿。当冯荃衣为徒弟率真而毫无保留的付出时,“两旁的白杨树被风吹动着,在暗夜与路灯光的交错中,黑色而互相碰撞的树叶像是诉说着黑色的故事”。

《卡斯特罗》则借助时空延展和道具来完成主题的诗意呈现。在陈静含冤忍辱远走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赛罕塔拉镇25年后,一个记录着师兄欧阳自强花天酒地的账本让她以复仇的名义重

回故地。然而,记账本不但没有帮陈静还原真相、找到清白,却引出欲望展开权力角斗。记账本和卡斯特罗雪茄作为两个鲜明而独特的意象,成为真相和正义的见证者与藏匿者,它们相互排斥又互为帮凶,它们既是证人也是凶手,在互相撕扯中,陈静耗尽生命去追寻那仿佛伸手可触的真相,但卡斯特罗雪茄不见了,记账本消失了,一切寻找和努力,包括陈静的生命,都遭到了嘲讽。“我在赛汉这十年……如果说还有什么牵挂的话,那就是我的青春,我抱憾终生的青春。”她临终前对师傅哀伤而无奈的告白,变成撞击着师傅灵魂的无言拷问,而这富有诗意的构思和意象,也染上了一层悲剧的色彩。

在先锋文学已经不再是精神突围,甚至日渐式微的当下,刘建东“却是把文学的先锋姿态坚持地最为坚定和悠长”(孙郁《别裁伪体亲风雅》)的作家。在先锋表达的本土化上,刘建东深入挖掘了师徒关系的丰富含义。

20世纪80年代,工业化赋予工厂的活力使工厂成为一个反映社会、透视人性的舞台。师徒关系通过一个经验丰富、技能全面的“专家”角色的示范,向一个初入职场、知识经验匮乏的新手实施情感和道德影响。但改革开放的20世纪80年代同时也带来多元思想和精神启蒙的需求。“师徒关系”不仅成为剖析工人精神世界的切口,同时也变成一个相互依存又彼此独立、既渴望传承又要面对挑战的新型关系。工厂中的师徒关系一般由厂方指定;随着工作变动或者学生成出徒,师徒关系是可以随时解除的。既具有“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捆绑性,又具有若干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这让师徒关系变得异常丰富而值得玩味。

同时,与改革开放前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师徒不同,20世纪80年代的师徒已经在精神世界分道扬镳:以精英文化为背景、拥有大学生身份的徒弟,和以大众文化为底色、用经验维系权威的师傅之间,三观上产生裂隙,构成了文本中巨大的戏剧张力。这时,综合了师生传承、武侠门派和父子伦理的师徒关系,在工作关系、道德忠诚和长幼情感的交集中旋转,并不断表达着从技术权威、生活权威蔓延到精神权威的心理需求。以保护和支撑为外在表现的“父子伦理”的变形,在渴望独立精神的徒弟那里,遭到了严重的反弹。这是在“父”以外的精神依赖和压抑,这一关系的提取和发现,为先锋书写提供了宽敞的空间,为诗意的充盈和饱满找到了土地。

《完美的焊缝》中的郭志强一出场就是告发师傅的“内鬼”候选人,正是由于他对师傅坚固的“规矩”深恶痛绝,对带着僵化腐朽气息的师尊无比蔑视,对过生日、陪打牌、偷拿厂里物资救师弟女儿等一系列做法坚决不从,因此成为一个既与师徒体系中的另类。《黑眼睛》中的骆北风在暴风雪夜里救下因巡检设备冻晕的徒弟欧阳炜,并按照省工人报社和厂建设指挥部的要求,杜撰了一出英雄勇斗阴谋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坏分子的神剧,通过自我“污名化”实现了对徒弟也是恋人的成全。命运的分野被历史巨变放大,当骆北风的名声、遭遇、情绪都以自由落体的速度跌入低谷的时候,欧阳炜逐渐地却又是轻快地忘记真相,一时间,良知缺席、谎言篡位、拒绝救赎,在世俗生活的磨损中,欧阳炜对师傅从依恋感恩变成两不相欠,变成“怒其不争”,无比嫌弃,最终陌路。骆北风则是极其主动地把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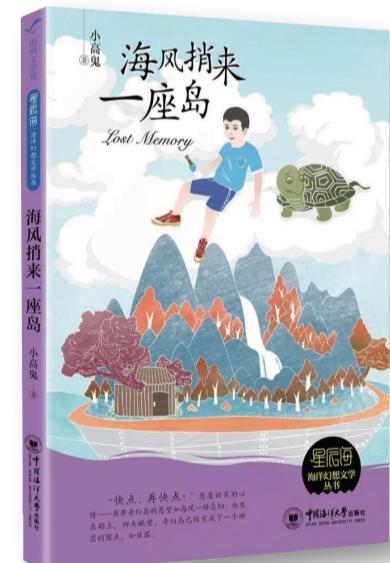
春、事业、生活、名誉一起撕碎了,扔到呼啸凛冽的北风中。由此可见,《黑眼睛》中的师傅与徒弟,并不因为情节的走向而趋于简单的二元对立,相反,一直在进行着精神辩论、影响着彼此命运的他们,几乎是同时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希望和光明。更为荒诞的是,他们连基本的师徒都没能做到。小说中的徒弟们或因志不在此,或因个人恩怨,都没成为传承衣钵的接班人;而师傅们不但在对徒弟的技术帮带上乏善可陈,也没有完成对徒弟的思想启蒙,他们或奔放自我、或传统懦弱的价值观遭到了“徒弟”的集体反动。

当然,师傅只是作者观察人情、思考世界的视角,并不是他叙述和表达的终点。刘建东显然具有清晰的整体意识,尽管他对抗性和视角情有独钟,但情节逻辑和人物命运始终主宰着小说的方向,在人物及其关系不断荒诞化的过程中,师傅的价值认同裂缝不断加宽,精神对话演变为精神辩论,支撑着悠远的抒情和苍凉的诗意。

放弃技术传习的“顺”,突出精神独立的“逆”,把“顺从”的逻辑讲成“拒绝”的故事,是《黑眼睛》的精华所在。无论是郭志强遵循内心、渴望正义的叛逆,还是欧阳炜颠倒黑白、欺世盗名的叛逆;师徒关系与师徒话语的重构,成为一个新的问题,它呈现了师徒关系内在逻辑的悖论,展示了作者对生活的独特、深入的思考,为悲剧命运的沉重抒情和咏叹的同时,又增添了哲理的光芒。而对于这种因世界遗弃带来的高贵的孤独,对于自由、正义的坚守,对于自私、懦弱的唾弃,都在文本中显露出来。也正是如此,刘建东的作品自幽微处来,却能行大方之气;从黑暗处观,却能给人光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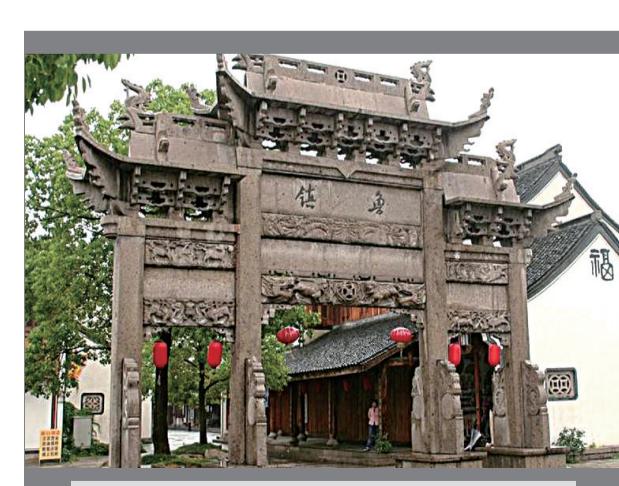
邢小俊

为鲁迅文学院第二十四届高研班学员,其纪实文学《拂掌大地》近期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该书以渭北高原——耀州区为原型,设计为正、反、合三部分,以它的时代性给读者展现一个让人振奋的中国新农村的蓬勃图景。作者以新闻人的视角在凡俗的生活中发现、提炼出力量和美,使得该作品具有鲜明的新闻性和浓郁的文学性。



张军

(笔名小高鬼),为鲁迅文学院第三十期高研班学员,其儿童文学作品《海风捎来一座岛》近期由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致敬了多部作品的幻想小说。作者讲述了找不到记忆的男孩恩恩,迷失在奇幻岛上。对于回家之路的幻想,让他独自享受了一次拥有一岛一世界的奇幻之境。作品中融入了孤独、梦想、蜕变等各种细腻情愫,表现了小小少年的成长烦恼。



鲁镇

东庄西苑

闲情偶寄池塘边

□孟学祥

时间长了,习惯了,俨然就把自己当成了鲁院的主人。给朋友打电话,不自觉地就说了“我们鲁院”这样的话,引来朋友的调侃。猛然一惊,这话怎么就顺溜出来了呢?其实吧,这人啊,在换到某一个新环境的时候,开始可能不习惯,待的时间一长,也许真就找不着北,就把自己也融入新环境中去了。

在京城这样一个多人多车多、噪音不断的地方,鲁院却是少有的清静。走在草坪间的小路上,穿行在树与树之间的缝隙里,不去仰望周边的高楼大厦,真就以为这是一块静土田园,是给人以修身养性的福地。乌鸦在高空盘旋,喜鹊在树尖鸣叫,还有几只懒猫出没在树丛间,这样的环境再加以内心的想象,就会氤氲出一股慵懒的心境。假如阳光再温暖一些,我肯定会躺到草坪上去,就像躺在乡间田埂上那样,随手抓一把青草放在鼻子边,用一股深呼吸来品尝青草的馨香。

除了草坪,鲁院门前的池塘是我光顾得最多的地方。刚进校时,看到池塘里结着厚厚的冰块,以为塘里不会有活着的生命存在。到校的第二天早上,我想看看池塘里的冰块到底有多厚,就找来一根木棍,趁早上没人时走到池塘边,用木棍去捣冰块,结果费了很大力气也没把冰块捣碎。由此才知道,北方的冰

是真正的冰,当这些冰在水上形成的时候,已经和水紧紧拧在了一起,而不是像南方的冰那样,只是在水面上铺出薄薄的一层,走在边上声音放大一点,似乎那一层薄冰就会被震碎。

突然有一天,当太阳出来的时候,冰层下出现了一群红色的鲤鱼。这些鲤鱼贴着冰层缓慢游动着,更多的时候,它们只是让自己的身体慵懒地静止在冰层下面,慢慢享受着透过冰层的阳光沐浴。那一刻,我感到很震惊。我的震惊是有理由的,这缘于在我生活的那片土地上,从没有看到过这么厚的冰块,更没有想到在这么厚的冰块下,还潜藏着如此美丽、如此富有活力的生命。

阳光一天天温暖起来,池塘里的冰也一天天化去,出现在水面上的鱼群也越来越多。没想到这么小的池塘居然生活着这么一大群鱼,当它们全部浮出水面,池塘的每一个角落就挤满了它们的身影。冰融化了,浮出水面的鱼儿就成了猫们的诱饵,每天清晨,在太阳出来之前,都有那么几只猫,在池塘边上走来走去地巡视着,或者就一动不动地蹲在池塘边上,虎视眈眈地盯着水面,盯着那些游动的鱼群。神奇的是,一天早上我刚走到池塘边,正好看見一只猫抓住了一条鱼,还没等我仔细看清楚,猫就叨着鱼跑向了远处。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猫捕鱼,而且是在鲁院这个散发着浓浓文化气息的地方,猫捕鱼也就多了一点文化的元素。鱼的悠闲,猫的蹲守,以及鱼对阳光的渴望,猫对鱼的渴望,都自然而然地组合成了一幅丰富多彩的自然生活画卷。能够从水中把鱼捞上来,这样的猫应该很不简单,而且这些猫关注池塘、关注池塘里的鱼,也应该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

春在鲁院蠢蠢欲动。最早的声音是那些发情的猫叫出来的,它们躲在树丛或者竹林里,而把那种凄婉的叫声充斥在房前屋后的每一个角落。鲁院的猫真多,常常不经意间,就会看到猫的身影在眼前晃动。据说八里庄的那个老鲁院,流浪的猫更多,难道猫们也喜欢聚会在有文化品位的地方?猫们的叫声持续了一段时间后,北风渐渐减弱,一些迫不及待的小树慢慢舒展身子,开始做迎春的准备。

北方的春来得很缓慢,应该是踩着循序渐进的步伐走来。不像我所生活的南方,春总是来得很猛烈,头一天晚上,树上除了光秃秃的枝干还什么都看不到,第二天早上起床,猛然间就看到很多枝干上已经冒出了新芽。而这里的一些树,芽苞已经酝酿了很长时间,就是还看不到枝叶冒出来。也许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个漫长的等待,才让我每天出门的时

候,总是留意这些苞芽,渴望看到它们长出绿叶的样子。

一些母猫的肚子大了,猫们凄婉的叫声也慢慢停歇了,一场雨过后,缓慢走来的春意更浓了。乌鸦和喜鹊是在鲁院的树丛中见到最多的两种鸟,乌鸦常常盘旋在高空,而喜鹊却常常站在树上。它们沿着各自不同的生活轨迹,在天空或者在树与树之间,呼朋唤友,飞来荡去。不知道京城这片土地,怎么会有那么多乌鸦,在我生活的那片土地上,乌鸦已经绝迹30多年了。

日子不紧不慢地过着,这种有规律的生活反而让人很懒惰,听课、看书、看报、听课,周而复始的作息方式让人总是犯困,仿佛睡不够。经常到院门前的草坪上走走,听听在树枝间搅动的风声,闻闻那些含苞小树的气息。然后每天都会来到池塘边,看那些在水里游来游去的鱼。下午又注意到一只猫守在池塘边,我走过去的时候,猫盯着我看,直到我快走到它身边,它才不情愿地起身离开。猫不愿意看到我,更不愿意我去打扰它的生活。我不喜欢乌鸦,却无法躲避乌鸦的叫声。就在我走近池塘的时候,一群乌鸦从头顶上飞过,一阵乌鸦的叫声回响在耳边……

(作者为鲁迅文学院第十七届高研班学员)